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書叢說卷五至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朱坤

讀書叢說卷三

元 許謙 撰

大禹謨

三謨皆陳於帝舜之前乃舜典之餘事禹謨自格汝禹以下舜晚年事以禹王天下故在臯益前

允若兹一章萬邦咸寧以上以效驗言稽於衆以下以工夫言稽衆從人則嘉言罔伏不虐無告則萬邦咸寧不廢困窮則野無遺賢后臣克艱禹本兩平説舜

則歸重於已謂惟堯時克其意若曰惟后克艱厥后
則臣克艱厥臣
東萊先生曰不虐不廢不必横政暴刑也哀憐矜憫之
心有一毫精神念慮不到是廢之虐之也
益曰吁一章五罔三勿二無皆儆戒之目作四節看上
三罔屬儆戒無虞一句蓋此三者多失於無事之時
三勿自為一節歷數之也下二罔屬百志惟熙一句
蓋違道從欲只為私意錮蔽私則志不廣矣若所見

者大必不違道從欲要在道欲二字上下兩句又結

上三節謂於是八者無怠無荒則四夷皆來王矣

六府蔡傳謂或相制以洩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足如

濬川設防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斬冰出冰以節陰

陽氣之類然頗費力金先生曰禮記殷制天子之六

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蓋本

有虞氏之舊制也土木水三司其名不易司草則穀

府司貨則金府司器則火府鎔冶之事也鄭氏謂在

周則司土土均也司木山虞也司水川衡也司草稻人也司貨丱人也在虞豈非司空朕虞后稷共工之職歟或九官之外自有專司六府者歟或當時六府以事而名不必專職歟六府各脩其職矣而政事之大有三焉教之以正其德通之以利其用節之以厚其生此三事所以同天下也故謂之和正德則厚典庸禮之事如司徒敷教伯夷降典后夔典樂士制百姓皆是利用即同律度量衡懋遷有無化居之事厚

生則制用均節之事如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三十年之通民無菜色是也舊說三事旣指人力之爲六府乃指五行自然之利非類例矣

念兹在兹四句蔡傳禹自道也金先生謂禹勉帝舜念之謂念之也熟則雖捨之而不可易言之也熟則雖外之而不可違如此則與上下兩念字相應而三念字皆是一意

降水儆予一章總言功德二字成允成功汝惟不伐嘉

乃丕績皆以功言也克勤儉不滿假汝惟不矜予懋乃德皆以德言也

成允成功能成其實成之功也

汝惟不矜不伐四句言禹惟其不矜不伐故天下莫與爭能爭功蓋矜伐者自有其能與功也凡物據以為已有則人亦將據之故有爭我不以為有而無所據則無迹之可尋人何從而爭之乎故禹之功能雖極大人竟莫能指而與之爭相上也又一說禹惟但不

矜不伐而已而人之功能自然無出其上者况敢爭乎

人心可善可惡理欲皆可包在裏許目視耳聽鼻臭口味四肢之奉皆是道心則一於理而不雜以私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也精則於凡人心之所接處事事察之極精而知理欲分曉一則專守於理而不使一毫私欲間於其間其及於事物信能執其中矣精是知得到一是守得堅中是行得及如此即純是道心

然亦未嘗出於人心之外但無私耳

弗詢之謀金先生謂巳之謀也人言無考於實者勿聽

巳謀不詢於衆者勿庸

臯陶謨

曰若稽古尊辭也堯舜禹臯其德與位固有不同而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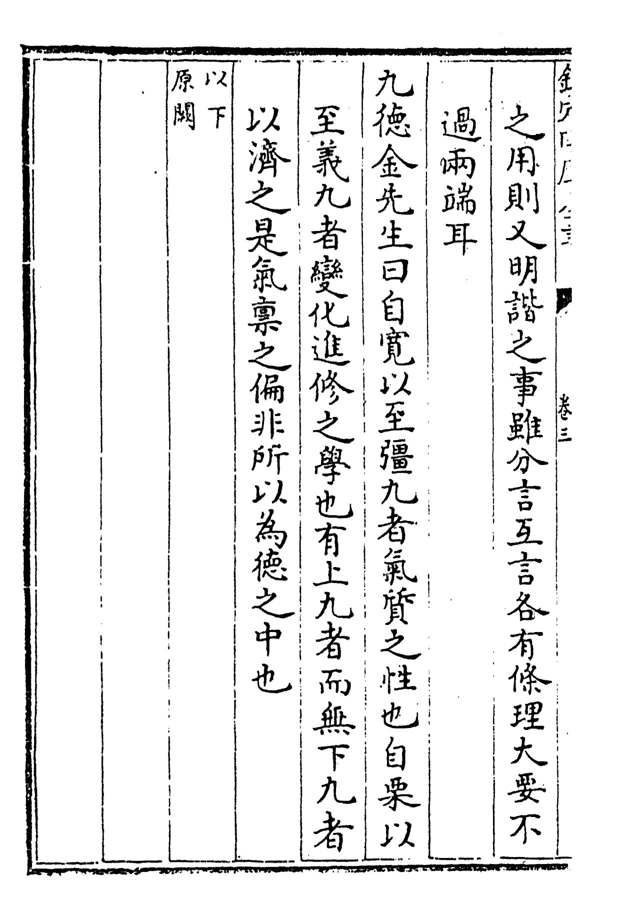
臣皆以此稱之蓋於此下各叙德而後及功者二典

法也堯舜之德固又非禹比禹雖亦有帝位而謨中

所載實虞廷事故禹謨但叙其功而不言德臯陶始

終臣道也故但叙其言而又不及其功此盖史臣之意也

史臣以臯陶所言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兩語明臯陶之謨亦以見臯陶之德而一篇綱領亦惟在此兩句愼厥身脩惇叙九族安民及天叙以下皆迪德之類也庶明勵翼知人及九德以下皆明諧之類也然迪德則可以知人明諧則可以安民而知人之目其末戒以兢兢業業則又迪德之事安民之目其中有服刑



之用則又明諧之事雖分言互言各有條理大要不過兩端耳

九德金先生曰自寛以至彊九者氣質之性也自栗以至義九者變化進修之學也有上九者而無下九者以濟之是氣禀之偏非所以為德之中也

以下原闕

我躬行心得而措諸彼亦使之惇五典庸五禮而已至於人蹈典禮而有德則命五服以章之悖典禮而有罪則用五刑以討之用賞用刑所以勸戒使人皆歸於德也而賞刑之政事則當勉而又勉者也四天字皆言出於天理之自然而不敢忽不敢容私於其間者也

天聰明至敬哉有土一章此專戒君所以當廸德者也明威天之所以加於君身者也天難諶命靡常善則

降祥不善則降殃必然之理也天豈有意哉亦以民為聰明爾勑我自我之不惇庸命德討罪之不當則民怨而天怒矣末又明言之曰天人一理上下通達無有少間有土者可不敬哉能敬則能安民矣

益稷

四載蔡傳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此從古注說陸德明曰輴丑倫反樏力追反疏曰史記河渠書泥行蹈橇音蕝山行即橋丘遥反徐廣注橋一作輂九玉反尸

子云泥行乘蕝漢溝洫志泥行乘毳與橇同山則梮居足反如淳謂毳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韋昭謂梮木器也如今轝牀人轝以行又按夏本紀泥行乘橇山行乘檋然則輴與橇毳蕝為一物板置泥上也樏與橋輂檋梮為一物木牀人轝以行也

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金先生曰止者靜也謂未動之時安猶保養也幾事端之微也康安靜而不為也大抵君心當靜止無為之時必安靜

以存養之惟當察其幾微之端亦惟當守其康靖無為之規其為之輔弼者亦於此時當致其忠直之益必如是而後可以善其動動而愜乎人心之同然

股肱耳目應翼為明聽輔翼以肱言為行也以股言明以目言聽以耳言

宗彝宗廟之尊彝也有六彝虎蜼各居其一虎取其義蜼取其智會彝於衣則取其孝也

疏鄭氏云性曰采施曰色以本性施於繒帛故云以五

采施於五色

唐虞之禮不可考今凡言禮者皆周禮爾臯謨五服與五刑對言主於諸侯卿大夫士而言之益稷十二章則兼上下言之也典命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衣服皆以其命數為節王之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公之孤四命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衣服皆視其命數鄭氏推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

命下士一命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享先王衮冕享先公饗射鷩冕祀四望山川毳冕祭社稷五祀希冕祭羣小祀玄冕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自鷩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卿大夫自玄冕而下蓋王之三公卿大夫曰出封加一等則在王朝為降一等是三公鷩冕孤與卿毳冕大夫希冕矣司服所謂孤卿大夫者諸侯之孤卿大夫也先儒以鄭氏所言周升三辰於旂服則自山龍以

下者臆說也大裘之上亦蒙以衣然則備十二章之服歟總是而言之則十二章之服獨王祀帝之所用衮冕則王之享先王也上公也鷩冕則王之享先公饗射也侯伯也王之三公也毳冕則王之祀四望山川也子男也王之孤也卿也希冕則王之祭社稷五祀也王之大夫也公之孤也玄冕則王之祭羣小祀也王之上士也中士也下士也公侯伯之卿也大夫也士也子男之卿也大夫也命數不同而同服其服

者則繅旒有異也雖周制如此其必有所本唐虞之

制從可知矣

絺字古注𥹁其反葛之精者疏讀為黹紩也黹展几反

紩直質反縫也蔡傳從之則是以繒為裳而以線紩

之也

蔡傳衣之六章其序自上而下裳之六章其序自下而

上此謂衣則日月為尊裳則黼黻為尊也疏云衣在

上為陽陽統於上故尊在先裳在下為陰陰統於下

故重在後天子諸侯下至黼黻大夫粉米兼服藻火是上得兼下也士不得服粉米大夫不得服黼黻是下不得僭上也

杏溪傳先生合樂圖

堂上樂　堂下樂　升歌三終　笙入三終

磬書鳴球也　鞉　一歌　一笙

鼓　二歌　二笙

三歌　三笙

琴　管　間歌一歌一笙相間而作共三終

一歌　一笙

鏞　二歌　二笙

瑟　笙　三歌　三笙

樂有四節曰升歌曰笙入曰間歌曰合樂升歌者工升自西階歌其詩是也笙入者工以笙入於堂下奏其詩是也間歌者堂上歌其詩堂下笙其詩一歌一笙相間而行也合樂者堂上堂下之樂並作也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通之為十二而謂之九成者升歌笙入共為三成也蓋間歌合而言之為三終分而言之為六終與升歌笙入同也是六終乃為三成合樂三終則六終具其中矣故謂之三成

書言戞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蓋詠時擊磬拊琴瑟也此是說升歌三成言下管鼗鼓笙鏞以間蓋間時奏笙堂下而隨之管鼗鼓鏞也此是說間歌三成言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此是說合樂三成

以上九成不言笙入者笙入與升歌共為三成故不言

讀書叢說卷三

讀書叢說卷四

元 許謙 撰

禹貢

州境山 水 澤 原隰土田賦 貢 草木夷 貢道

兾州既載至于 既修厥土厥田厥賦島夷 島夷夾

壺口衡漳 太原惟白惟中惟上皮服 碣石

治梁恒 覃懷 中 上錯 入于

及岐衛既 懷底 河

至從 績

于岳 大陸

陽 既作

濟河 九河雷夏灉沮土厥土厥田厥賦厥貢厥篚 浮于

惟兖 既道既澤既蠶黑墳惟中貞作漆絲惟絲 濟漯
州 灉 是降 下 十有厥篚厥木 達于
沮會 丘宅 三載織文惟絛 河
同 土 乃同
海岱 岱畎 濰淄 海濱厥土厥田厥賦厥貢 嵎夷浮于
惟青 其道 廣斥白墳惟土中上鹽絺 既略汶達
州 下 海物 萊于濟
惟錯 夷作
岱畎 牧
絲枲
鉛松
怪石
厥
篚檿
絲
海岱蒙羽淮沂大野東原厥土厥田厥賦厥貢草木淮夷浮于

乂淮其藝其乂既豬厎平赤埴惟上中中惟土漸包 淮泗

惟徐 羽 墳 中 五色 達于

州 畎 羽畎 河

嶧 夏翟

嶧陽

孤桐

泗濱

浮磬

淮夷

蠙珠

暨魚

厥篚

玄纖

縞

淮海 三江 彭蠡 厥土厥田厥賦厥貢篠簜島夷沿于

惟揚　既入既豬　惟塗惟下下上惟金既敷　江海
州　陽鳥　泥下上錯三品厥草　達于
攸居　瑤琨惟夭　淮泗
震　篠簜厥木
澤底　齒革惟喬
定　羽毛
惟木
島夷
卉服
厥篚
織貝
厥包
橘柚
錫貢
荊及　江漢雲土　厥土厥田厥賦厥貢　浮于
衡陽　朝宗夢作　惟塗惟下上下羽毛　江沱

惟荆
州

于海乂
九江
孔殷
沱潛
既道

泥中

齒革
惟金
三品
杶幹
栝柏
礪砥
砮丹
惟箘
簵楛
三邦
底貢
厥名
包匭
菁茅
九
江納

潛漢
逾于
洛至
于南
河

荊河
惟豫
州

伊洛滎波
瀍澗既豬
既入導菏
于河澤被
孟豬

厥土厥田厥賦
惟壤惟中錯上
下土上中
墳壚

錫大
龜
厥篚
玄纁
璣組
厥貢
漆枲
絺紵
錫
貢磬
錯
厥篚
纖纊

浮于
洛達
于河

華陽岷嶓沱潛
厥土厥田厥賦厥貢
和夷浮于

黑水既藝既道
惟梁蔡
州蒙旅
平

青黎惟下下中璆鐵
上三錯銀鏤
砮磬
熊羆
狐狸
織皮

厎績潛逾
于沔
入于
渭亂
于河

黑水荆岐弱水至于原隰厥土厥田厥賦厥貢
西河既旅既西豬野厎績惟黃惟上上中下惟球
惟雍終南涇屬壤上琳琅
州惇物渭汭玕
至于漆沮織皮
鳥鼠既從

三苗浮于
丕敘積石
崑至于
崙析龍門
支渠西河
搜西會于

三澧水
危既攸同
宅

戎即渭汭
敘

禹貢專為紀治水之成功而併及貢賦之數故九州紀水道土色田賦之等貢物貢道為詳餘皆或見或不見古史言簡而意密則又有言外之意惟冀梁雍言山獨詳諸州不言者天下之勢西北高而多山故也徐雖言山乃蒙羽之小者又止言藝則不專主於導山冀青梁不言澤者冀梁多山而地峻青邊海而水

易浸故三州無澤也雍雖多山而豬野在其西北之偏黄河之外地形稍下故有之也揚荆豫梁不言原隰者諸州有大澤者無原隰有原隰者無澤揚州彭蠡太湖其浸甚大荆州雲夢闊數百里豫之滎波菏澤孟豬皆巨浸則原隰之地固少矣兖徐雍二者皆有者兖止言宜桑之土耳而雍則豬野在河外原隰在河内相去甚遠惟徐之東原不同東原地甚卑常有水患雖曰原其實下濕謂居濟之東而稍高爾梁

州二者皆無者為多山而下不足豬水且無曠平之地也梁雍無隄者多山之地惟出獸皮而所織為罽不假於隄也兖荆豫不言夷者凡地接於山海邊垂之地則有夷豫居天下之中荆雖居於南而禹貢之地不踰嶺兖雖在東北而其東南則接青徐西北皆冀境故三州無夷也兖徐揚獨言草木者三州在東方皆河淮江之下流被水特甚草木不生今水既泄而生草木故特書此以表地平也至於冀之不言境

域及貢篚則傳已言之矣

田賦之等	田	賦	
上上	雍	冀	豫錯
上中	徐	豫	冀錯
上下	青	荆	
中上	豫	青	
中中	冀	徐	
中下	兖	雍	揚錯
下上	梁	揚	梁錯
下中	荆	梁	
下下	揚	兖	梁錯

書隨山九條八法

既載　冀既載壺口

治　冀治梁及岐

至于　冀至于岳陽既修太原云云　雍至于鳥鼠

其藝　徐蒙羽其藝

既藝　梁岷嶓既藝

旅平　梁蔡蒙旅平

既旅　雍荆岐既旅

既宅　雍三危既宅

書治水十五條十一法

至于　冀至于衡漳

既從　冀恒衛既從　雍漆沮既從

會同　兖灉沮會同

攸同　雍灃水攸同

其道　青濰淄其道

其乂　徐淮沂其乂

既入　揚三江既入

豫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既道　兖九河既道　荆沱潛既道

梁沱潛既道

孔殷　荆九江孔殷

既西　雍弱水既西

屬　雍涇屬渭汭

書澤十條八法

既澤　兖雷夏既澤

既豬　徐大野既豬　揚彭蠡既豬

豫滎波既豬

底定　揚震澤底定

導　豫導菏澤

被　豫被孟豬

至于　雍至于豬野

土　荆雲土

乂　荊夢作乂

書原隰七條六法

既修　冀既修太原

底績　冀覃懷底績　雍原隰底績

既作　冀大陸既作

既蠶　兖桑土既蠶

廣斥　青海濱廣斥

底平　徐東原底平

書土十一法

土色五　白冀青　黑兗　赤徐

青梁　黃雍

土性六　壤冀雍豫　墳兗青　墳壚豫有性無色

埴墳徐　塗泥揚荆皆有性無色

黎梁細而踈也

旣二十一

書山四　旣載一冀旣載壺口　旣藝一梁岷嶓旣藝

既旅一 雍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既宅一 雍三危既宅

書水八

既從二 兾恒衛既從 雍漆沮既從

既道三 兖九河既道 荆沱潛既道 梁沱潛既道

既入二 揚三江既入 豫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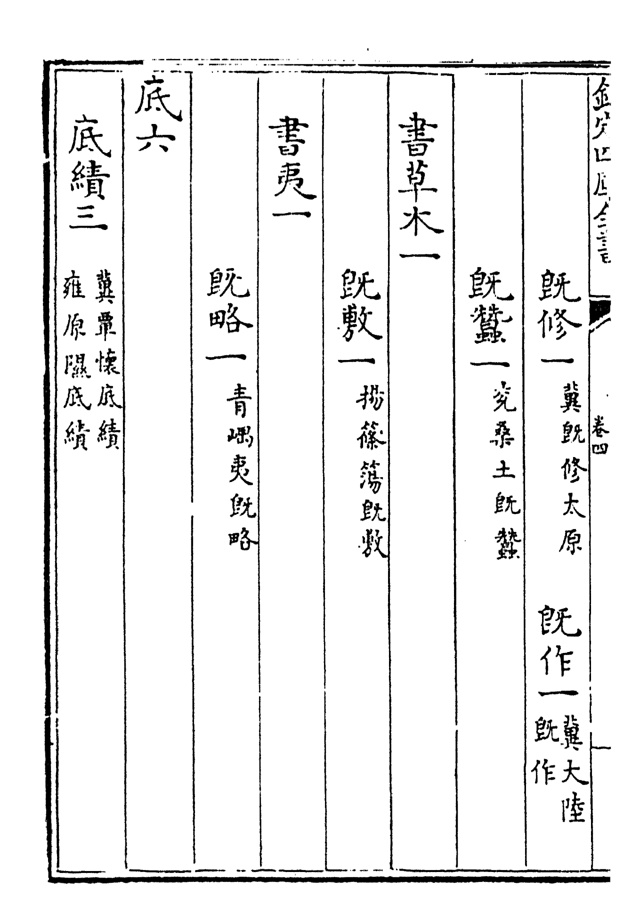
既西一 雍弱水既西

書澤四

既澤一 兖雷夏既澤

既豬三 徐大野既豬 揚彭蠡既豬 豫滎波既豬

書原隰三



既修一　冀既修太原

既作一　冀大陸既作

既蠶一　兖桑土既蠶

書草木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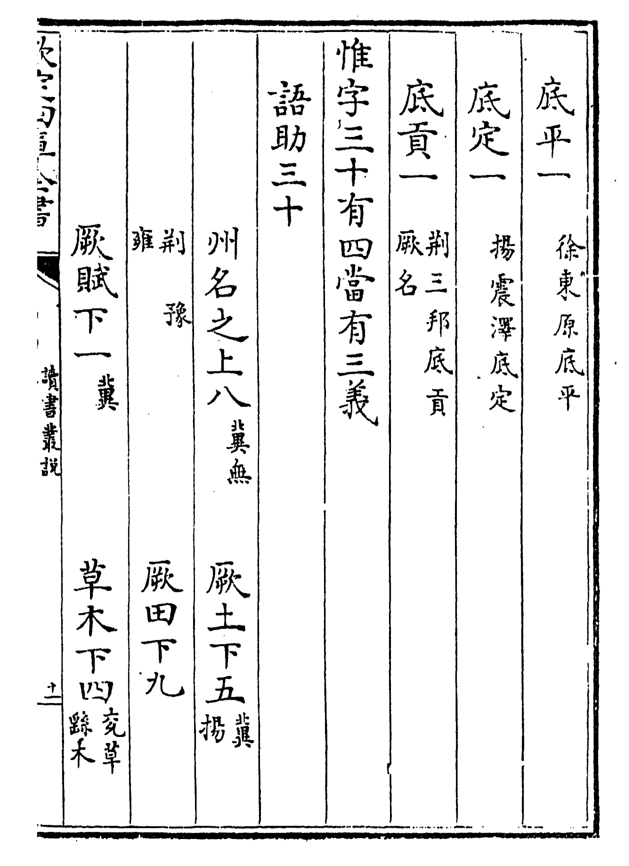
既敷一　揚篠簜既敷

書夷一

既略一　青嵎夷既略

底六

底績三　冀覃懷底績　雍原隰底績



底平一　徐東原底平

底定一　揚震澤底定

底貢一　荊三邦底貢厥名

惟字三十有四當有三義

語助三十

州名之上八　冀無

厥土下五　冀揚荊豫雍

厥田下九

厥賦下一　冀

草木下四　兗草繇木

條揚草
夭木喬
揚惟金
雍惟球琳
厥貢下三 徐惟土

訓及三

青海物惟錯　揚羽毛惟木

荆惟金三品

訓獨一

只荆州惟箘簵楛之惟以三邦厎貢厥名

覲之當作獨義

山總四十有二

正導二十有七

岍　岐　荆山北

壺口　雷首　太岳

厎柱　析城　王屋

太行　恒山　碣石 正陰列十有二

西傾　朱圉　鳥鼠

太華　熊耳　外方

桐柏　陪尾八次陰列　嶓冢

荊山南　内方　大別四次陽列

岷山　衡山　敷淺原三正陽列

雜見十有六

梁　岐冀　岱青

蒙　羽　嶧徐

蔡　蒙梁　終南

惇物　三危　積石

龍門　崐崘　合黎 雍

大伾 兖

水總四十有二

正導九

弱水　黑水　河

漢　江　濟

淮　渭　洛

雜見三十有三

洚水　漾　滄浪
三澨　沱　梁州沱　灃
九江　沇　汶
泗　沂　灃
涇　漆　沮　雍州沮
澗　瀍　伊　以上導水
衡漳　恒　衛
灉　沮　兖州沮　漯

濰　淄　三江

沱（沱荊州）　潛（潛荊州）　潛（潛梁州）

桓　沔　流沙

澤總十有一

竝見前圖（兗徐雍各一　豫四）　揚荊各二

原隰總九

七見前圖（冀三　兗青徐雍各一）

東陵　陶丘

水道會同源圖

弱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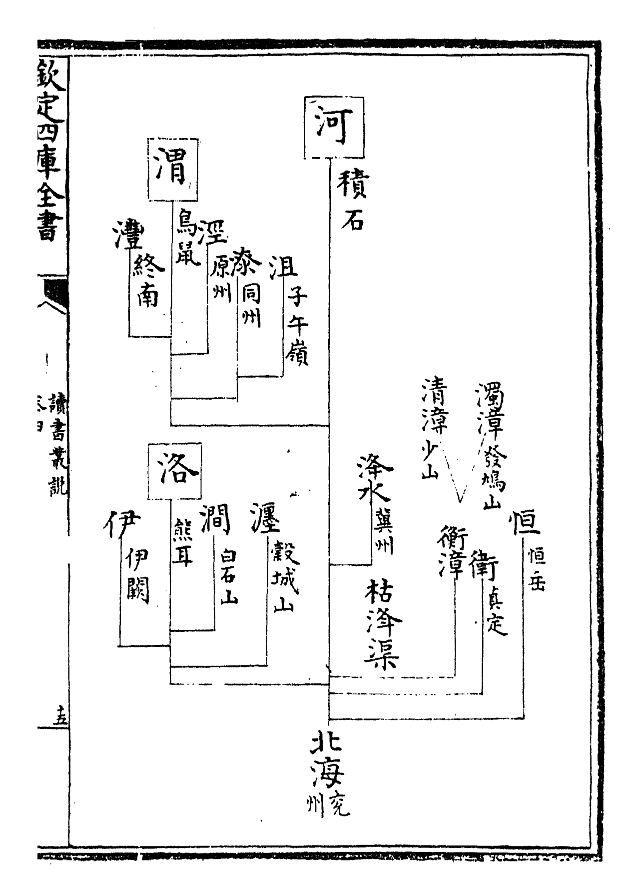
吐谷渾界窮石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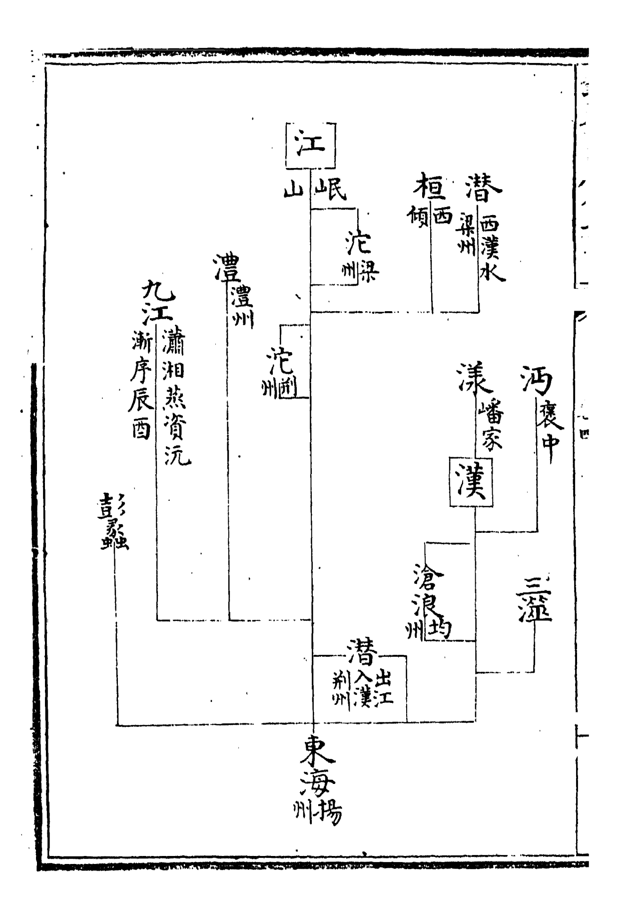
流沙入西海

黑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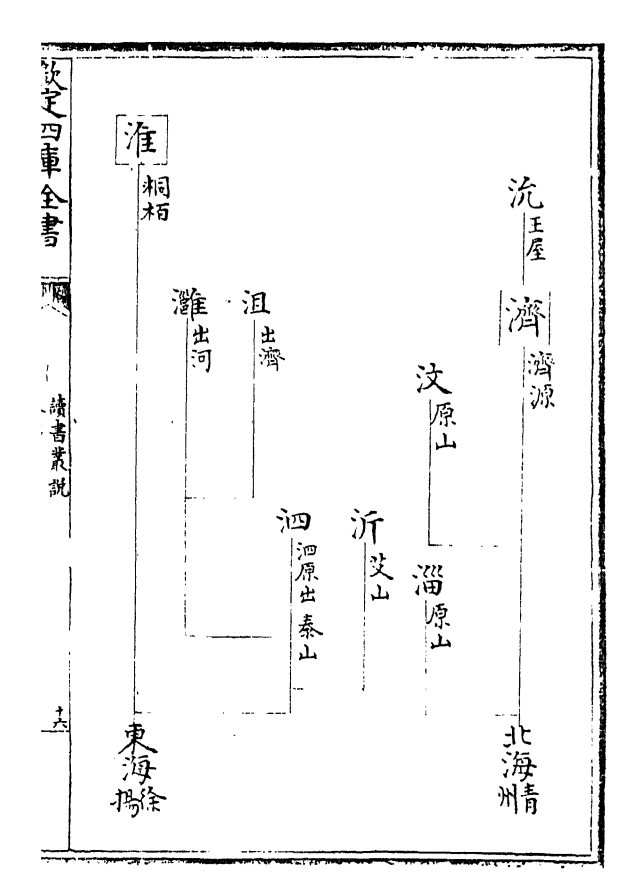
張掖鷄山

南海雲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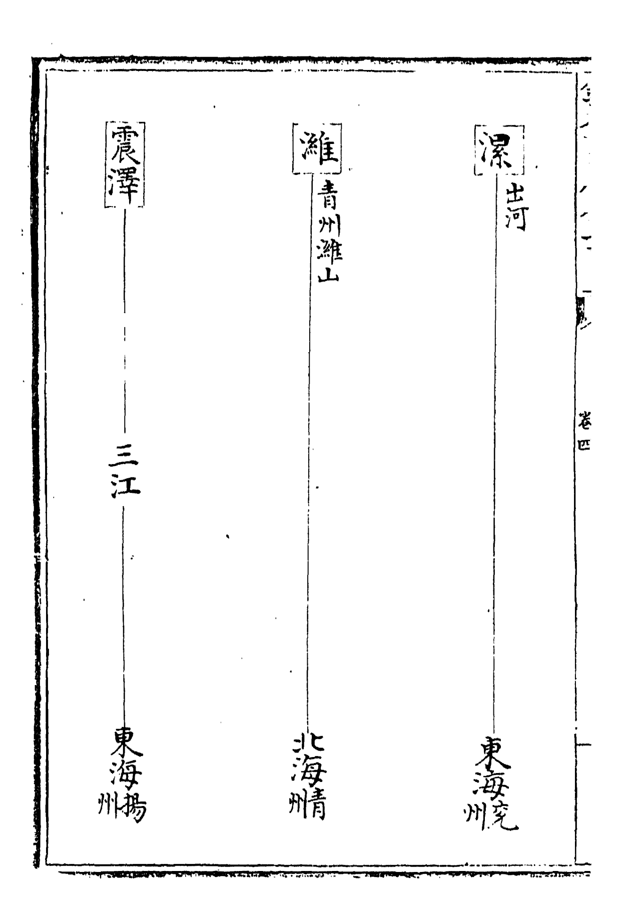

河
積石
渭
灃
終南
鳥鼠
涇
原州
漆
同州
沮
子午嶺
洛
伊
伊闕
熊耳
澗
白石山
瀍
穀城山
清漳
少山
濁漳
發鳩山
洚水
冀州
枯洚渠
衡漳
衛
真定
恒
恒岳
北海
兗州



江
岷山
沱梁州
潛西漢水梁州
桓西傾
澧澧州
九江瀟湘蒸資沅漸序辰酉
沱荆州
沔褒中
漾嶓冢
漢
滄浪均州
三澨
彭蠡
潛出江入漢荆州
東海揚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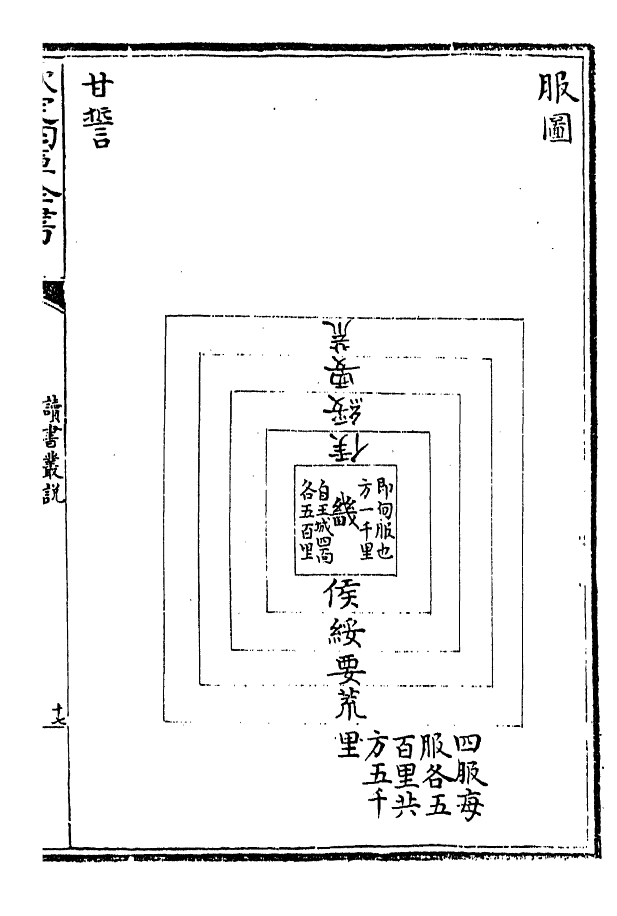


沇
王屋
濟
濟源
北海
青州
汶
原山
淄
原山
沂
艾山
泗
泗原出泰山
沮
出濟
濉
出河
淮
桐柏
東海
徐揚



漯
出河
東海兖州
濰
青州濰山
北海青州
震澤
三江
東海揚州
卷四

服圖



甘誓

甘誓

周禮小宗伯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注曰王出軍必先有事於社及遷廟而以其主行社主曰軍社遷主曰祖春秋傳曰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曾子問曰天子廵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

五子之歌

逸者縱肆而不收斂豫者悠惰而不恭敬故以滅其本

有之德下文盤遊方誑遊樂

夏都安邑在河北冀州之境窮國在窮石居安邑之北太康十九歲據前編度河而南畋故羿拒之于河不使北歸羿遂有河北之地稱帝夷羿而河南仍屬太康夏國猶存也故五子但惜冀方之喪後十年太康崩仲康立十三歲崩夏后相立八歲寒浞烹羿而據其國王相二十八歲浞弒王自作歌之歲計三十二年而浞滅羿又二十年而浞滅夏

胤征

官師相規至邦有常刑皆遒人徇於路之言也此正先王之所謹臣人之憲而修輔者疏云平等有闕猶尚相規見上之過諫之必矣百工之賤猶令進諫百工以上不得不諫矣

自政典之上截斷以下為誓師之辭天子威命以上使士衆同心同力欽承威命以毋犯政典先後時之誅火炎崐岡以下戒其多殺當擇善惡威克厥愛以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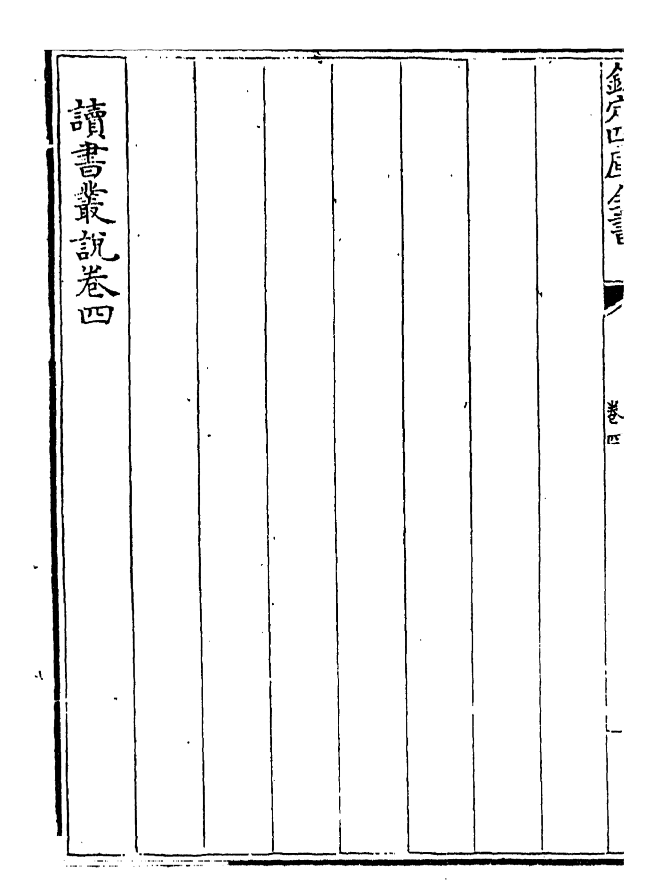
戒其縱緩其爾衆士懋戒哉一語總結上文

政典以下是戒士衆毋太過毋不及然有兩意先時者

訓輕進而邀功不及時者謂失期而怯敵皆是致敗

之道此以軍陣言火炎崐岡戒威鋒猛暴愛克厥威

戒威武不振此以氣勢言



讀書叢說卷四

讀書叢說卷五

元 許謙 撰

湯誓

湯誓一篇首尾皆以天命言蓋生成萬物者天之道而福善禍淫者亦天之道也為君者體天而教養其民而仁愛之心流及庶彙能參贊化育者則可謂之天子天則錫之福居於其位而暴虐烝民是逆天生生之意尸其位而不克肖天不能任責則天必降之禍

易有德者而任之

絶命受命雖曰聖人之心與天為一其感召契合之妙有非人所能知者然天聰明自我民聰明亦以彼之惡極天下之人無不怨我之仁至天下之心無不歸只就民心上看天意得時即動動則如意即是受天命張子所謂間不容髮者蓋非聖人之聰明睿知洞見天理人心而有一毫私意於其間者則為妄作僭亂其間何啻千里

湯誓止是誓亳衆所以有不恤我衆夏罪其如台之語可見天下皆怨桀獨亳衆樂湯之化不知有桀之暴故也

仲虺之誥

人之所不能為者湯能為之是其勇人之所不能知者湯能知之是其智

刟子之德為句朱子曾有此説謂况存我之德彰著人之言誦我之德者滿於聽聞

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懋勉也人能勉於德者則以官勉之能勉於功者則以賞勉之此古注之意

用人惟已謂用人則取人之善為已之善是則有小善者無不用之但欲成我之德爾

自邦乃其昌以上釋湯懋之辭德日新以下勉湯之辭佑賢以下八事正湯所以得天下之道惟其賢德忠良者則佑輔顯遂之弱昧亂亡者則兼攻取侮之是其賞罰皆得其當無非奉天命順天道而為之所謂

栽者培之傾者覆之也兼攻取侮即十一征而天下無敵之事推亡固存謂凡可以亡國之道湯皆推而去之凡可以存國之道湯皆固而守之此邦國乃如此其昌也此正贊湯之德謂其順天有功於天下而不必慙之意

王懋昭大德建中於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金先生曰此承德日新之意而言也懋昭即日新之推也中者無過不及之正理舉天下事物莫以下原闕

秋之辭有曰凡天子崩諸侯薨既殯而嗣子為君康王之誥是也未就阼階之位來年正月朔日乃就位南面而改元春秋所書是也咲子所言周禮也三代之禮相因此禮其有自來矣祠者祭告之名先王厥祖皆湯也自伊尹而言則曰先王自太甲而言則曰厥祖此太甲即位改元之初伊尹欲發訓以告故特行此禮蓋非常禮也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嗣君固不得行祠事而臣子一也伊尹亦

安得吉服以攝祀乎成王崩太保逆子釗入翼室越九日王與太保皆麻冕受傳顧命見諸侯乃釋冕及喪服召公為之也伊尹將陳烈祖之德官刑之制質之於湯主而告之故特祠焉此伊尹召公變禮行權非可執常禮議之也湯之崩雖不可考知在何月三祀十有二月以冕服奉嗣王歸亳葢適當除喪之初則元祀十有二月湯猶未葬也直告於殯宮爾伊氏葢堯之後尹其名也侯服甸服羣后近畿之諸侯也

冢宰大宰卿之長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謂百官各總已之職以聽伊尹之訓斯與孔子之云辭同而意異者也伊尹之訓雖主於告王而官刑之戒蓋亦兼告羣后之官故史臣之序如是

古注以太甲繼湯立者則是謂踰月而改元者非蔡氏辨之甚詳蔡氏謂太甲繼仲壬而立者則非胡五峰辨之甚詳

三風十愆疏曰舞及遊畋得有時為之而不可常然故

三事特言恒歌則可矣不可樂酒而歌故以酣配之聖謨洋洋嘉言孔彰聖人之謨訓固廣大而難窺測如官刑之嘉言則甚彰著易見

太甲

伊尹之德與湯竝而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高宗亦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然則尹又湯之先覺者湯之所以受天下為天下王而尹不與者特以勢耳湯為諸侯而尹則匹夫故也其奉天命而伐

夏救民謀猷措置及立國之規模皆湯尹並其功勞及湯既沒故尹獨以天下為已任其告太甲之言大率多有已與湯同其天下之意其丁寧告戒太甲使之毋墜失基業者尤諄諄也後三篇皆此意

金先生說欽厥止之止與益稷安汝止之止皆作此心靜止未發未接物時說謂於平日不接物而心靜之時以敬存此心使之虛靈專一故於接物之際動皆中理欽者敬也上慎乃儉德戒其驕奢惟懷永圖戒

其苟且若機張省括於度戒其輕發故於不接物時

戒其敬而動則率乃祖之攸行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二惟字作接語辭看

言逆於心毋以為怒必求諸道合於道者宜從之言遜

於志毋以為喜必求諸非道不合於道者去之逆耳

之言非必可從遜志之言非必可違故又在求於道

專以道為中

咸有一德

監于萬方啓廸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有命是始初天賦之以清淳之美質德是作為止於至善者正如中庸言天下至聖先曰聰明睿知足以有臨是以質言其下仁義禮知四者是以德言也葢天降生人其得氣之清而聰明睿知亦時有其人但能全其德者少既曰湯武反之則知有美質失而不能反者亦多矣天既厭夏於是監觀萬國凡有命者皆開啓廸導使之全其德而又獨求萬行全善聖德具備者眷念

之俾作祀神之主於是得湯與尹焉其語意有如孟子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兩語

啓廸有命受天明命兩命字所指不同上命字氣兼理下命字全以理言有命是天降生人之命是理氣兼有明命是俾作神主之命是湯德之全動與天理合而天自然歸之獨以理言明命當與上命靡常之命同

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惟吉凶之及於人

未甞僭差在人為善不善爾惟天之降災祥亦無他在德之一不一爾僭祥當兩讀疏云指其已然則為吉凶言其徵兆則為災祥吉凶已成之事指人言之故曰在人災祥未至之徵行之所招故言在德吉凶已在其身故不言來處災祥自外而至故曰天降其實吉凶亦天降也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

蔡氏之意曰德者善之總稱善者德之實行一者其

本原統會德兼衆善主於善故得一本萬殊之理善原於一恊於一故達萬殊一本之妙金先生之意曰德指行言善指理言一指心言恊參會考比之意古今之德皆可師而制行不同不可拘一定之師在於擇其善而已天下之理雖善而隨時取中則又不可拘一定之主所以參會考比之者又在於此心之克一而已蓋古今德行或柔或剛或正直或清或和或無為或勤勞在我不可拘一定之法必擇善者從之

然善無定主均一事也或施之彼時則為是施之此時則為否均一節也或用之此事則非或用之彼事則是所謂時中是也所以參比會同之者非純誠有定之心其孰能精擇而無差也哉

蔡氏徳善一皆以理言專主一本萬殊之説其説渾融恐用功者難見入頭處且本文謂徳主善為師是師善以成徳也若曰徳兼衆善則善為徳之子曰於主而師之之義恐有微礙於下兩句用功

恐為尤難當從金先生說則條理分明而脉絡貫穿學者可以為用功之方矣

金先生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即前可以知後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即小可以知大蓋人之修德豈止尊一身安天下利一時而已至於廟享百世不祧亦其餘澤也長萬夫者尚可觀其政之善惡況為天下之君或有小惡乃謂人之不知乎深勉戒之也

末三句只一意匹夫匹婦不獲自盡者舉凡天下之民

有一人不得遂其生其情無所告訴不得上達葢因

自廣狹人所以致此是則德澤不能盡徧不能成平

治之功矣

盤庚

五邦葢湯居亳一仲丁遷囂二河亶甲居相三祖乙遷

耿四徙邢五自囂以下皆河北地

由說文作𤔲木生條也櫱與枿同伐木餘枿謂斫髡而

復生

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汝何不以所聞於古后者而思念我今日之事乎

用降我凶德金先生曰猶傳所謂有汾澮以流其惡國語所謂沃土民不才瘠土民好義之意蓋消斯民沉溺重膇之疾而絶後世驕奢淫侈之風也

篇末朕志絶句則若否一字如傳意或否字絶句則若為虛字謂告汝以我之志及非我之志者汝皆當欽之

說命

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知道固謂之明哲然豈徒知而已實欲見之辭令事為以為民之準則使人法而行之可也居天子之位而君臨萬邦百官之所承仰法式王出言則為命令今王固以明哲之資君萬邦乃默不發言則臣下無所稟令而王亦失為君之道矣

恭者敬身以處默者不言而居思道者思天下之理惟其思之精故此心誠敬純一通於神明心為人身之主宰帝則天之主宰也天者理之所自出帝則理之妙而莫測者也此心誠敬與理為一則自然達於神妙而説之心亦純誠無間者也故高宗夢帝賚良弼惟在於説此以心感心以理融理而莫可以常情覬者也

傅氏本堯之後説蓋姓伊祁而傅氏也或曰説不知其

本姓氏以築於傅巖以地為氏

若金用作礪鈍則欲使之銳謂事有所不得行而求輔

其決此以行言也若濟用作舟楫阻則欲使之通謂

理有所不能明而求輔其通此以知言也若旱用作

霖雨枯澁燥竭欲得其沛然謂義理未融而求其滋

助以致於化此以涵養言也

金先生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謂言不直則已之宿

疾不除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謂知不明則行有所

不遂

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天者理之所自出故王者法天象莫大於天雖無所不覆而化育萬物者亦豈自用凡日月星宿雨露風霆皆所以為天之用而代天之行者也王者雖處至尊之位豈能以一人之聰明徧及庶物故樹立君長以共治之皆奉順天道而為之也雖位有尊卑皆在民之上豈惟使其身安康豫樂

而已正欲其治民也二語總指有位者而言下文四惟字則歸重於王聖王上法於天則臣敬順而民從治精神運量命令舉措稍爽於天則下有不得其所者矣

惟天聰明下四惟字有三意第一字起語辭第二獨意三四則接語辭惟口起羞下四惟字則歴數之辭

干戈省厥躬謂欲以干戈加於人則先當自省其躬在我之德已至澤已加於人而有不順者則動而丕應

厥志者在我者有一毫未盡則在彼有辭而

讀書叢說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書叢說卷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朱坤

讀書叢說卷六

元　許謙　撰

泰誓上

讀泰誓者有三大條目當先辨其一舊說以虞芮質成為文王受命之年至九年文王卒武王立仍冐文王之年而不改元至三年觀兵孟津葢因書九年大統未集及史記伯夷傳父死不葬而附合書序十有一年之說此不可信蔡氏已辨之其一小序十有一年

武王伐殷經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孔氏謂序十一年為觀兵經十三年伐紂歐陽公從序以為經誤此說非當從經蔡氏亦已辨其一王曰蔡氏以為史臣追稱此說非也湯武知天命已去桀紂而歸已故正位號以天子而伐獨夫若猶用舊名則是諸侯而伐天子豈足號令天下哉泰誓牧誓武成諸篇證驗明白蔡氏皆曲為之說故反有滯礙類上帝告皇天天子之禮也予一人天子之名也六師天子之六軍

也豈特此哉如曰有道曾孫周王發又曰昭我周王

若當時未稱王史何故破碎本語一一改之

命我文考肅將天威作一句謂皇天命文考使敬將天

威以定天下或考字絕句則謂皇天既怒紂則命我

文考矣文王於是敬將其天威欲有為而未集

以爾友邦冢君觀政於商師能左右之曰以之以謂武

王率諸侯事殷以覲殷之政事視其能悛惡與否非

謂有所窺伺也

牧誓

車上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戈長六尺六寸次殳長尋有四尺自是而上各益四尺至於夷矛則長二丈四尺

崇尊之也長居人之上也信任而使令之是皆左右便辟用事者又甚則使之有位而居大夫卿士之任

洪範

神龜負文

大禹次九疇本經

(四)協用五紀	(九)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二)敬用五事
(三)農用八政	(五)建用皇極	(七)明用稽疑
(八)念用庶徵	(一)五行	(六)乂用三德

大禹法象龜文止於前十句其初一曰至次九曰二十七字是箕子對武王陳述之辭其後九疇之目亦禹之經箕子陳之時敬見於後十有三祀以見武王於伐紂之後既釋箕子之囚即訪之

箕子殷所封爵邑武王克商封先代之後及功臣殆徧而經不言封箕子蓋箕子不臣周而武王亦遂其志故止仍其舊邑而已

王問天陰定下民而輔合其居正我不知其秉彛人倫之所以能敘者其意若曰天生民之初無言語以告訓無聲色以警示而民之彛倫自然有敘其所以然如何蓋極本窮源之問也意武王惟知箕子之有道知天未必豫知箕子有洪範之傳也儻先知世有洪範之傳武王安得不深造其理而直待問於箕子乎箕子之對若曰天道所以流行不息者五行也其生物者亦此也人禀五行之氣以成形禀五行之理以

為性然則令彝倫所以叙者乃天道之自然不待諄

諄命之而不可以逃者也故九疇之叙者五行次即

及五事餘亦皆不外乎以下原闕

酸木實之味辛金氣之味今於五金之器盛物久而
後見惟銅爲甚甘則穀味爲多以上聖賢取用之意
各自不同觀造化者不可執一此類可見五味唯木
實皆有於此又見五行之中又各具陰陽五行
蔡傳五行有聲色氣味水之聲羽色黑氣朽火之聲徵
色赤氣焦木之聲角色青氣羶金之聲商色白臭腥
土之聲宮色黃氣香味則經文是也
恭從明聰睿金先生曰五事之則肅乂哲謀聖金先生

曰五則之功謂修五事之效也從者順於理也明聰謂無不見聞是於見聞者極知其善惡耶正所謂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是也睿者通乎微以一事言也聖者無不通以萬事言也自通一事以至於萬事自睿以至於聖聖所以為效也總而言之睿似貫聖似一見事之明所以為知哲聽事之詳所以成我之謨謀五行五事第二重皆言曰第三重皆言作五行之曰謂其自然如此也五事之曰謂其當如此也言作則皆

謂馴致以至如此也

用八政總曰農民以食為天也故食居一孔傳農厚也

蓋非訓農為厚謂農所以厚民也貨非必金玉珠貝

也布帛亦貨也食以養其口非布帛不足以養其體

故貨居二此二者皆出於農為政有此本然後可施

其餘有衣食以養其身而不知此身及衣食之所從

來則無異於禽獸則當為祭祀以報本故祀居三有

衣食祭祀又當有土地宮室以居之故司空居四然

亦以民事所始之先後而言蓋上古民之初生雖未有火食粒食之美冠屨衣裳之制固已食禽獸之肉而衣其皮矣而食又居衣之前古人飲食必自祭其先此天性不待教而能者觀豺獺之祭魚獸可見矣故食貨祀之次如此而分井授廛為宫室以易巢穴又在其後故司空次祀後也慮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故司徒居五教而不從刑以威之故司寇居六洪範治天下之道也欲教化達於天下必諸侯遠人有

交際之道故賓居七萬國之衆或有不朝不臣必加

以兵故師居八

八政即周禮六官冢宰制國用則食貨冢宰也祀賓宗

伯也師司馬也與三官共六官

蔡傳歷數步占之法步謂推其常占謂察其變

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一語總上三節言此三者人君既

念之受之錫之福則是人斯其能歸於皇極矣

無偏陂好惡無偏黨反側戒辭也遵王之義道路勸辭

也王道蕩蕩平平正直賛辭也會其極遵其義道路也歸其極皆至於蕩蕩平平正直也大抵皇建其有極一語為君之職此韻語乃教民歌詠之以求合於君之極者也

金先生曰三德直字與克字相類謂平康之世以正道直而行之

蒙者木兆蒙冒也葢兆直上如木冒土而出者也

蔡傳貞屯悔豫皆入葢易九六變而七八不變也☳☷豫

☰此一四五爻變者皆九六也而二三六爻不變者皆八也

五事五兆庶徵皆順配五行則肅乂哲謀聖與雨暘燠寒風自以類應雨者陰陽之和也貌恭而肅則敬德潤身百體和順故時雨順之金先生曰言從而乂則號令順理人心開明故致時暘之順視明而哲則陽明內主故致時燠之順聽聰而謀則閉藏默運好謀能斷故致時寒之順思睿作聖則妙萬物而無迹故

致時風之順

狂僭豫急蒙而為恒若之應則是五事皆不能謹而其心術威儀事功之外謬所致也必求其說及於上五者則鑿矣狂縱也狂縱則泛濫流下如水之洋溢有潤下之勢故恒雨順之僭者差也太過也僭差而過則剛果發揚如火之燄燄有炎上之勢故恒暘順之豫怠緩也優游無斷姑息不忍猶生物而不能成物是有春而無秋也故恒燠順之急嚴迫也嚴苛峻迫

暴虐不仁有摧折而無發生是長秋殺而無春榮也故恒寒順之此所謂周末無寒歲秦亡無燠年者也

蒙昏昧也昏晦黷闇昏亂溷濁政事無章而風行於地則蠱亂飛揚故有恒風之應也五事皆順於則故五者時至而間見五事皆不順於則則政令偏陂而恒有此應矣

日月麗乎天四時各有常道雖經於宿度而不入於宿之中或有入於宿中則為失常道而隨宿之所主為

災異間有當自宿内過者則不為異夫休咎之徵自上而生豈特王為然凡居民上者皆足以致之但其應有大小爾民則不足以致徵而休咎係上人之得失故撫民者當視民之好惡而好惡之其所好不過飽煖安逸㲹獨得所而已此其常也然生民有欲所好又豈止此而已哉則其好必有異於衆者故為上者順其常而遏其異此治民之道也譬則星雖所好不同而日月之行自有常道星有好亦不得施儻為

人上曲從民之私欲以干譽則上害於政下妨於民而為國之病矣譬則日月失當行之道而入於星宿之中以其所好而應立至也日行處不見星象故但言月

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天本無黃道步天者欲按圖以定太陽周歲經行之處而以黃色紀之此黃道之名所由起而日君象也其所經行則為中故曰中道蓋天之北極出地面三十六度自極之南

五十五度為天之中又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是去極六十七度也又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是去極九十一度也又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是去極百一十五度也所謂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此南北字以人仰望於天而於夏至冬至之時見日經行去極之遠近而言也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者此東西字則以二十八宿一定之位而言以角亢七宿居東奎婁七宿居西者也去極中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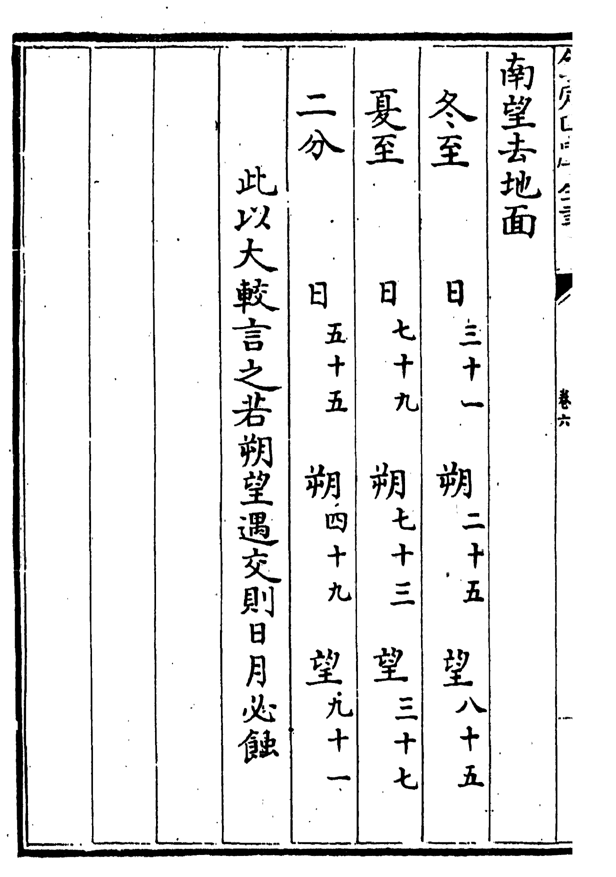
亦以二分之時仰觀於天見其經行者而於冬夏至之遠近為中也凡此皆言日行之道九行者青赤白黑道各二并黃道為九也日一歲一周天故以分至定日經行之位月一月一周天而歲十二與日會故凡言月之行道必以朔望而言之月之於日臣之於君之象也臣從君而行有扈從而不敢當道嫌似君也故月常行下道而不敢當君行常與黃道異塗而相去六度至二道之交則在一度之間但言道者主

於圖而圖所以仰窺故必易置宿度東西之位而左布然後可得而通也若以定位而言則青道白道以圖横看青道二出黄道東而立春春分行之者謂巳辰卯亥戌酉六辰之位青道皆出黄道之東而南北為青黄道之交白道二出黄道西而立秋秋分行之者亦謂上六辰之位白道皆出黄道之西而南北為白黄道之交也蓋日春三月在亥戌酉三辰秋三月在巳辰卯三辰故也赤道黒道以圖豎看赤道二出

黄道南而立夏夏至行之者謂申未午寅丑子六辰之位赤道皆出黄道之南而東西為赤黄道之交黑道二出黄道北立冬冬至行之者亦謂上六辰之位黑道皆出黄道之北而東西為黑黄道之交也以日夏三月在申未午三辰冬三月在寅丑子三辰故也若以經行而言則春秋冬之月道望常行於日道之內而朔常行於日道之外惟夏之月道朔望皆行於日道之外如春分之朔當在婁而望當在角在婁者

去極九十七度在角者去極八十五度上弦去極六十七度下弦去極百十五度也秋分之朔當在角而望當在婁在角者去極九十七度在婁者去極八十五度上弦去極百十五度下弦去極六十七度也夏至之朔當在井而望當在牛在井者去極七十三度在牛者去極一百九度兩弦各去極九十一度也冬至之朔當在牛而望當在井在牛者去極一百二十一度在井者去極六十一度兩弦亦各去極九十一

度也然此特以分至言其大畧耳大要以日之所經行而爲之進退蓋日主於氣月主於朔而九行以氣言者月從日也但氣朔必不齊月之易道常在四立以漸推移朔望兩弦隨所而遇故朔望值兩道交處必蝕凡此皆言月之行道然日月之行二分二至相去懸絶如是者蓋亦以日時漸差而然非謂春分方在此而夏至遽移至彼也覩此則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之説或可見矣



南望去地面

冬至 日三十一 朔二十五 望八十五

夏至 日七十九 朔七十三 望三十七

二分 日五十五 朔四十九 望九十一

此以大較言之若朔望遇交則日月必蝕

福極對義圖

壽 —— 短折

富 —— 貧

康寧
疾　憂

攸好德
惡　弱

考終命
凶折

福極本天之所與而君民共之者也君建皇極於上則能備受五福而六極不足以及之矣君則順天以理民集五福於身而導之使之避極而趨福所謂斂福以錫之也其予奪蓋可與天同功而不可有一毫私意於其間有一毫之私則有不當錫之福不當加之極矣此蓋係於皇極之建不建也夫鰥寡孤獨者常有養水旱凶荒則賙其急仁政以閑其良心醫藥以濟其夭死錫之壽也分井壆以生其財輕賦斂以厚

其用錫之富也諸侯用命盜賊屏息則民以康徭役不興游政有時則民以寧脩身以先之學校以教之則能攸好德明德於良心未喪之前慎罰於惡幾未甚之際則可考終命反是則用極於民矣然民之一身天所以與之者素有分而秉彛好德之心又上下之所同然是民欲受天之福則惟好德之一節耳能好德則四福亦莫不隨之而六極自遠矣雖其分有厚薄之不同而知富貴之在天能殀壽而不貳是皆

好德者為能而所以承四福者也故洪範之書言錫之福惟曰有猷為能守好德者也此福雖主於禄而言然亦可見上之導下下之敬天惟在於好德而已上之人能使下好德則可遂其錫福之公下之人能攸好德則可享天所賦之分上之人好德則能建其有極下民好德則能錫汝保極矣故洪範惟言錫福而不言錫極蓋入此則出彼而善固人之所本有也

金先生洪範經傳文

一五行漢石經無一字餘傳俱無疇數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金先生曰此九疇之目蓋大禹本經其發明者蓋禹之意而箕子傳文也然則此自水曰潤下以下為箕子傳文

二五事一曰貎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禹經貎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箕傳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禹經無傳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 禹經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旣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此箕子五紀傳舊錯簡在庶徵

歳統十二月月統三十日故觀五紀而法之者王自省如歳卿士省如月師尹省如日葢師尹統於卿士卿士統於王其事任大小可見故各以其位之大小以盡其職分之所當然儻上不逼下下不僭上則上和下順而有百穀用成以下之善應無易者不僭不逼之意也或僭逼橫生所謂既易而有用不成以下不善之應星宿雜陳於天亦猶庶民之處於下也師尹以上治人者也庶民治於人

者也其所好不同者蓋無窮而治之者則以常道
而已苟狥民之欲則枉常道而亂矣故曰月之從
星則以風雨也然兩日月字不同上日月統於歲
者也下日月麗乎天者也蓋上取法於歲月日而
下取法於星故也五紀不言歷數言歲月日星則
歷數固在其中矣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
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

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禹經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箕傳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禹經平康正直强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箕傳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禹經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

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於人用靜吉用作凶箕傳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禹經曰時五者來備各

以其叙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晢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箕傳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禹經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於極

不罹於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於而家時人斯其辜於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箕傳舊以有皇極之語故錯簡在皇極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禹經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於而家凶於而

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此福極總傳舊錯簡在三德

金縢

三王有丕子之責於天金先生從朱子說如責其侍闕之責謂天責取武王於三王也蔡氏疑前既言天責取之後却言無墜天之寶命似乎相反故作三王當任保護之責而于天之下有闕文然詳文意其重乃在定爾子孫及先王永有依歸兩句其意盖曰元孫遇危暴之疾盖將必死若是三王蒙天責取武王則

以旦代之蓋予仁順於祖考又能事鬼神也鬼神即天不必指三王也武王乃者受命於帝遂能定爾子孫而撫有天下今三王幸勿墜天元降之命以佑武王則先王有依而子孫永定蓋謂前後雖皆天命而前命所係者重三王宜佑之而以我應天之後命也

大誥

有大艱於西土至我有大事休金先生以為命龜之辭蓋因武庚之叛而卜今并以祝辭告於衆所以前不

敘殷叛事無貲辭也自玆不忘大功以下共為一章兩天降威與前天降割皆言武王崩也上天降威告於衆也下天降威迪命龜之辭也閉者有所避而不出之意言今玆不敢忘武王之大功且不敢避天威而不為凡武庚之叛意皆在玆字內於是用寧王所遺之大寶龜以介紹知天之明命即祀之日有大艱難之事於西土之周國本為西土之人如三闕亦且搖蕩不靜於此蠢動闕殷小腆之國大敢經紀其遺

叙以大降威於我國武王初喪又知我國有凡弟之疵隙而民不安静言曰我將復殷之天下反鄙邑我周國今於其蠢動之明日民有獻賢者十人出為予助以往撫寧大難繼武先王所圖之功我有此大事其休美乎既命之則我灼龜而卜乃并吉并吉者習吉也金先生之大意如此

天棐忱辭朱子曰棐本木名而借為闕字顔師古注漢書云棐古匪字通用是也天畏以忱猶曰天難諶爾

孔博訓作輔字殊無義理文閣七十一卷金先生書中棐字皆作匪說惟洛誥不然

康誥

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言汝之所當服者惟在廣王德意和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定天命作新斯民應保養之也作新化之也上有惟字下亦有惟字語意若曰惟當如此又當如此

非汝封四句刑殺者天所以討有罪非汝封可以私意

刑人殺人無或以私意刑人殺人非汝封又言可以

私意劓刵人無或以私意劓刵人蓋謂非獨刑之大

者不可私刑之小者亦不可以私意用也

酒誥

周禮春官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灋以

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内史掌王之八枋

之灋以詔王治四者即天官大宰所建之六典八灋

八則八柄也

大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大宰即冢宰天官也典經常之法也邦國王及諸侯皆是也六典六官各掌其一冢宰則相職也故皆建之

一曰治典以經邦國治官府紀萬民太宰所掌治典者八政事法制所以治天下之大法皆主之

二曰教典以安邦國教官府擾萬民春官司徒所掌擾者勞而熟之之謂司徒掌徒衆其政莫大於教人為善故曰教官府而擾萬民

三曰禮典以和邦國統百官諧萬民春官宗伯所掌禮之用有叙而和故曰和曰統曰諧

四曰政典以平邦國正百官均萬民夏官司馬所掌政之大者為兵故司馬獨曰政典外以平邦國之亂內以政而正百官職方制貢賦故曰均萬民

五曰刑典以詰邦國刑百官糾萬民秋官司寇所掌

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任百官生萬民冬官司空所掌冬官主事故曰任百官主空土以給民故曰富邦國生養萬民

以八灋治官府百官所居曰府此是朝廷之官府故下文惟曰邦而不及國邦者天子之邦也

一曰官屬以舉邦治官屬謂六官其屬皆六十

二曰官職以辨邦治官職謂六官之職如治職教職之類辨別也謂各司其職

三曰官聯以會官治官聯謂國有大事一官不能獨治則六官共舉之小宰有六聯謂祭祀賓客喪荒軍旅田役斂弛也

四曰官常以聽官治官常謂各自領其官之常職

五曰官成以經邦治官成謂官府之成事品式

六曰官灋以正邦治官法謂職所主之法度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法

度

七曰官刑以糾邦治

八曰官計以弊邦治三年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

以八則治都鄙則亦法也都之所居曰鄙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在畿內者

一曰祭祀以馭其神馭謂敺之納於善

二曰灋則以馭其官

三曰廢置以馭其吏

四曰祿位以馭其士
五曰賦貢以馭其用
六曰禮俗以馭其民謂昏姻喪紀之禮
七曰刑賞以馭其威
八曰田役以馭其衆
以八柄詔王馭羣臣
一曰爵以馭其貴
二曰祿以馭其富

三曰予以馭其幸幸謂言行偶合於善則有以賜予之以勸後

四曰置以馭其行有賢行則置於位

五曰生以馭其福生猶養也賢臣之老者王有以養之

六曰奪以馭其貧臣有大罪沒入家財

七曰廢以馭其罪廢猶放也

八曰誅以馭其過誅責讓也

此皆大宰之所建而大史內史又以逆王詔王也然內史之八枋則一曰爵二曰祿三曰

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名

與次有與前不同者因事無常而互見也

太史内史王朝官非衛所有蓋此章百宗工以上皆言

殷之舊臣侯甸男衛亦以近殷都者言之也自𦒿惟

爾事以下方指衛國官

宏父定辟蔡傳宏父事官司空也主廓地居民廓即辟

也則定辟之辟當作開闢之義

梓材

梓材舊以為告康叔為政之書蔡氏以為簡編斷爛而誤屬一篇之中意不可強合金先生曰梓材之書營洛之書也其總叙見於召誥曰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其命庶殷即多士之書叙所謂惟三月周公初於新邑洛用告商王士者也其命侯甸男邦伯梓材之書是也其叙即康誥之叙所謂惟三月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於周周公咸勤乃洪大

誥治蘇氏所謂洛誥之敘是也梓材前章皆咸勤之意後章則乃洪大誥治之辭其間辭意無不脗合者篇首王曰封之封誤衍之也左氏曰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是作洛之際必合諸侯各率其卿士大家將其徒衆以受役所謂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於周也周公咸勤則勞來撫恤之也大家則皆將其醜類從於諸侯以聽役於王室為諸侯者當以其臣民下通意於大家以其臣

上通意於王室承上勞下邦君之常職也故曰以厥
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恒也
古者動大衆興大役則司徒率徒衆司空畫土疆司
馬以軍法治之君行師從師師者一師之長也即三
卿也卿行旅從尹旅者一旅之長三卿之副也周公
喻邦君又欲邦君告其卿大夫曰予罔暴厲殺人蓋
不欲以軍法從事也然亦必邦君先能敬以勞來其
民則自此以往卿尹皆能敬以勞來其民故曰越曰

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也古者徒役起於夫家丘甸而罪隷之人又服役於其下故凡往日姦宄殺人者自有本罪而所連歷之人古法所謂胥靡今法所謂干連知情藏匿者與為公家之事而並緣傷人者皆入於罪隷今既與此大役服勞王事皆與赦除同於良民故曰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見疑作為事戕敗人宥也凡此優恤赦宥之事皆邦君所當承

流則又述王啓侯監之言在於為民不在於厲虐故曰王啓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也古者興役動衆孤寡之人無所與不幸而在焉必加優恤之若晉師之歸老疾幼賤反者老之子是也古者徒役之中亦有臣妾如女子入於舂藁之類蓋供樵爨之役於此亦必優恤之故曰至於敬寡敬疑作矜至於屬婦合由以容也則又繼述王教邦君之命皆為恬養之仁而不在他故曰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

引恬也自此以上皆為咸勤之事而又以自古王若兹監罔攸辟結之宅洛之事上承武王定鼎之意而繼志述事以文太平故即作洛之時田里居室器用之事為喻故曰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者此遷洛之議而又述今王惟曰以繼之夫營洛之事一為四方朝貢道里之均故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

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一為殷民密邇王化故曰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於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而又終之曰已若兹監惟曰欲至於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則又述王之德意使諸侯皆知之不惟作洛之際敬勞其民而所以為國家久長之計者亦無出於保民者此又召誥之意凡此以上所謂洪大誥治也

召誥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二句再提起前敬德之語而以夏商往事為言當監之而疾敬德下至嗣若功共為一章言王者以敬為安居之所今王不可不疾敬其德不可不監視夏殷二代禹湯有德既服天命當有歷久之年其後子孫不能延長弗克享國我於天命幽微之理皆不敢知我但知不敬其德者即早墜壞其所受之命而喪亡爾今王嗣文武而受其大命我亦惟此夏殷二國之命繼禹湯及二代賢哲之君有

功者庶幾不墜文武所受命固不可不疾敬德而以敬為所也我者為成王我也前言相夏殷謂天命無常不可保此言國祚興亡惟在人君敬德不敬德必可信

洛誥

周公至洛而卜蓋卜下都以處商民舊說以卜澗東瀍西為卜王城非也召誥召公三月戊申至洛卜宅得卜則經營庚戌攻位甲寅位成翼日乙卯周公至洛

則達觀於新邑營無再卜之意洛誥乙卯朝至於洛
與召誥合夫召公既卜且攻位而有成矣周公乃再
卜之何耶儻卜而不吉又將遷位耶則召公為不可
信矣況武王定鼎於郟鄏所以營東都繼先志也而
謂卜都於河朔又何也儻以卜河朔為下都澗東瀍
西為王城則尊卑緩急又無序矣此時王城已定周
公但卜處商民之地以河朔頗近商舊都遷民之便
而先卜之次及澗瀍二者皆惟洛食我乃者改事之

辭是兩卜也又卜瀍東亦惟洛食是三卜也葢王都在洛三卜之龜墨皆以洛與此地對定故皆惟洛食也舊說以澗東瀍西為王城葢以二水皆南流入洛故也且瀍水出穀城澗水出新安流而至洛其經行已遠今亦不詳周公所卜定於何處而王城迫近洛水之陽葢不患其說之不通也

孺子其朋至敘弗其絶金先生之意謂孺子成王也朋者友之也其者期辭也孺子其友於百工謂與之議

論謀猷公其心以與共天下之事又言孺子其朋而往治於洛無若火始然其光燄燄用此小明以御事則心機日熟而欲日熾必至灼爍延熱而不可絶矣

王以秬鬯二卣曰明禋以休享於周公以為事周公如事神明也禋精意以享也鬱鬯雖所以祭宗廟而賓客亦以此祼祼之如周禮大行人上公再祼而酢侯伯一祼而酢之類是天子待諸侯之禮也然則此文惟禋字為主爾鬯非必事神明也

多士

金先生以多士之書即召誥告庶殷之書也三月即召

誥周公至洛之三月孔傳以為周公致政明年三月

蔡氏以為成王祀洛次年三月皆仿像之辭恐不得

事實

朕不敢有後謂所以遷居於西者非我樂於不安也是

惟天命如此無敢有違故我不敢後之爾無我怨

君奭

天命不易謂未受命時不可以易受天難諶已受命而又不可信惟恐將移而之他

天惟純佑命至罔不是孚金先生曰天所以純佑命者則商家實有許多故家遺俗王朝羣臣無不秉持其德明恤官屬外而藩屏侯甸況及奔走之人皆能各用其德以輔厥辟之治故一人有所作為於四方人心無不孚信

迪見冒聞於上帝見謂德昭著於上冒謂德覆冒於下

然後聞於上帝見就自身言冐就及民言

收罔勗不及金先生曰召公收身而退不勉其所不及

多方

奄蓋與淮夷徐戎同叛以應武庚者成王周公既定殷

而就伐奄至三年然後平只一時事未甞兩出軍孟

子謂伐奄五年討其君與詩東山三年歸之說合即

此事也所以三年之久者奄非能抗天下之兵也聖

賢用兵不以多殺人急成功為事直欲其心服爾故

若是其久也

告爾四國多方至弗永寅念於祀告爾管蔡商奄之四國及多方之國紂罪貫盈禮宜誅絶而廢其宗祀其民久化紂惡亦皆當誅惟爾殷侯武庚仍為殷君而尹正其民者我惟大降宥爾之死命恩可謂大矣爾乃昬罔不知方且大思圖謀天命為叛逆之事是乃弗長永敬念於宗祀而自欲絶之爾

自作不典圖忱於正自為不合典常之事乃欲圖謀人

信之以為正

立政

兹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自乃敢告教厥后

以下乃大臣深知後人之德博求之而告於君謂可居三宅此一節謂於是夏之為君者聞其言又不輕信而必謀之於人面之於己灼見才德然後用之果有大訓於德則乃使之為三宅人

兹乃三宅所以無義民者蓋因桀弗如其先君任人之

道

成湯既升陟居天子之位乃丕釐上帝耿光之命丕以推其大規釐以理其條目乃用人居於三宅所用之人則克即其宅謂果能勝其任也然人才當廣求雖已有人徧居三事又當畜才以待其需儲之以待充三事者則謂之三俊曰三有俊則克即其俊謂實能有其才也湯則深嚴思惟其治天下丕大之法式事制曲防已有成規然後能用三宅三俊所以在商邑

則能和協於此在四方則雖遠莫不於丕式之中以見君德

文王惟克厥宅心三句謂文王惟自能宅安其心則能自立此常事司牧之人皆是能俊有德者

成湯文王於三宅之人能宅之者蓋能因紬繹其人灼知其心茲乃使之乂事繹則謀面之謂也

以上皆金先生之意推而為說從表注句讀段落方可從此說

周官

六服周禮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又外五百里甸服又外五百里男服又外五百里采服又外五百里衛服又外五百里要服要服蠻服也九州之外謂之蕃國職方氏方千里曰王畿其外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各方五百里二說不同蓋方五百里總言兩面也一面二百五十里王畿及九服共方五千五百里職方九服而大行人自侯至要止六服

謂九州内也九州外蕃國則兼夷鎮蕃而言世一見者也此書六服即要以上六服也

傳曰有虞氏官百夏二百商三百周三百有六十

道即事理當行之路論道者論脩身治人之常道所以為經邦之本者也陰陽則天地所以造化氣運有不齊人君固當變和調理經邦即變調也

化即經邦之運用副貳三公經邦之化敬明天地之道三公言燮理參天地賛化育德隆位尊而任大也三

孤位卑不過欲明其道以啟導其君耳
前言六服此又言五服一朝聖人詳内畧外不治夷狄
歲朝止於五服
顧命
誓言嗣謂恐不及戒誓以言嗣子之事
須材金先生謂即下文禮器几席車輅戈鉞之屬舊説
供喪用與上下文不相入
周禮司几筵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

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鄭玄謂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然則此所謂篾席乃三重席之最上重也書疏篾折竹之次青者

弁者士也立堂下冕者大夫也立堂上戺階下之隅角東西堂東西廂之前堂是兩夾室之南堂上東西垂謂凡堂上東西面各一階横下而各有一人立於其階之上際側階則東房北堂之上也

三宿三祭三咤宿肅也用此一同三宿而三祭孔傳以咤為奠爵蔡氏從之疏謂經典無此咤字咤為奠爵傳記無文金先生曰咤歎也親没而始受顧命雖不敢死其親用祭服祭禮而不哭然三咤之情則不可遏也

王答拜金先生曰明為後也古者始喪雖卑者亦拜之此雜用喪禮故也

金先生曰在喪祭告王不飲福太保攝飲福故太保受

同祭嚌宅宅亦當作咤絶句

康王之誥

天子五門一曰臯門外朝所在朝覲四方諸侯之所二曰庫門府庫所在三曰雉門外設兩觀懸象魏其内左祖右社之途四曰應門其内治朝之所在亦曰內朝日朝羣臣之所五曰畢門又曰虎門又曰路門其內燕朝之所在既日朝羣臣於治朝而退適路寢聽政即此地也今曰應門之内則宜曰治朝或曰内朝蔡傳既言外朝

在路門外而又曰應門之內葢內朝所在兩語不相

應恐上外字誤

羑金先生曰字書羑進善也即誘字羑若葢天誘其衷

之意言皇天以大邦之命而改命周亦以文武大能

承受其誘衷助順之理而憂勤西土之民爾

畢命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治道有所當升有所當降初無執

一之用故為政者當視時俗為之更張

辭尚體要辭令貴大體而不煩細貴簡要而不泛濫

君牙

暑雨祁寒小民怨咨者蓋寒暑雨暘天之令也小民無知為其不便於己且怨咨之即民心之罔中也其道之難也如此故曰厥惟艱哉思艱圖易即道之中也與上文作一串說下此段似相應此篇上下皆是說教恐未及衣食

呂刑

炎帝之末諸侯有蚩尤者為始作亂蓋自天地開闢以來風氣淳朴民俗敦厚皆知尊上蚩尤乃始為亂故黃帝作法以矯正虔劉之此言制刑之始苗民作五虐之刑曰法謂之曰法者言專以刑為治國之法而不用禮教也又謂始淫為劓刵椓黥言初過用其刑而且并制罪無差等皆是周聖人所制之刑而過用之專用之耳非謂苗始制刑也如此看則自無堯舜因有苗制刑而遂為常法之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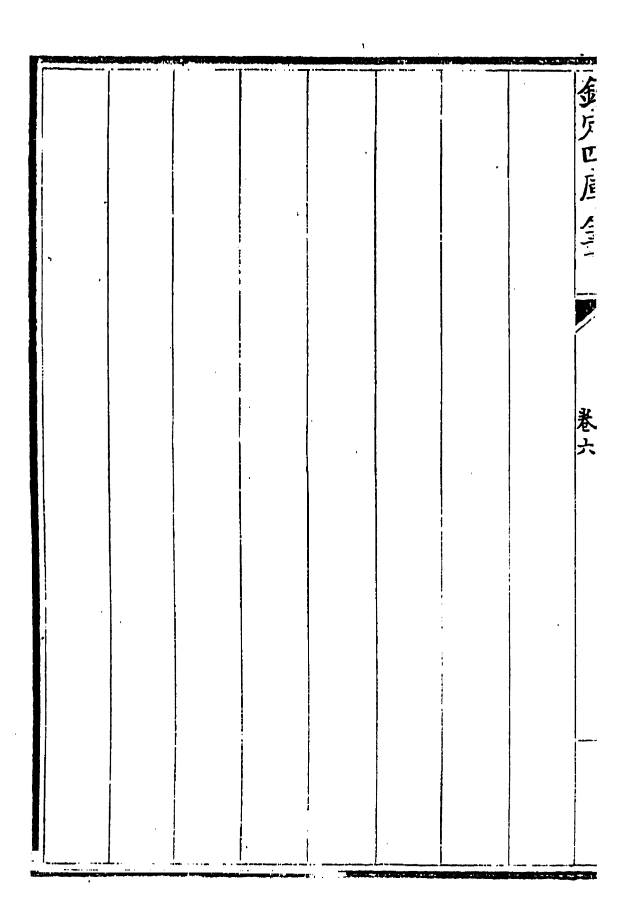
皇帝者總言堯舜也蓋竄三苗乃舜居攝時事未可專指舜征苗分北乃舜時事古註言堯蔡傳言舜恐皆失偏當兼言之

皇帝清問下民至率乂於民棐彝金先生曰清問下民而民皆言有苗之暴虐與其風聲氣習之為害於是以德為威而人心知所畏以德明民而人心知所向先命三后以為教養之具此德明惟明之事而復命士師以刑法之防此德威惟畏之事也聖人制刑之

本如此伯夷降下典禮以示天下天神地祇人鬼既各有正禮然出禮則入刑降典所以折其民之入刑者而回入於禮也禹平水土以安民生為山川立主祭之典以正民心葢既絶地天通於是修山川之正祀又各使有土之君主之不至於瀆稷降播種之法使農殖嘉穀葢前此民猶雜食草木之實自稷教民稼穡而民始皆殖嘉穀矣三后成功民俗殷盛而後命皐陶為士師制百姓以刑法之中不偏於輕以惠

姦不過於重以虐民立為中典亦所以使民祗敬為德而已蓋其君臣之間和敬示德於上而精明承德於下躬行心得其表裏政令皆可為民之法灼於四方人心觀感罔不為德之勉而後明刑法之中治其民之非彝者而已蓋教養如此而猶或有非彝者然後刑之也○此篇始述有苗之刑以為暴虐之戒繼述聖人之刑以為後世之準聖人教養之具無一以下

原闕



視豈非以德為民所取中乎

篇中十中字罔中於信制百姓於刑之中明於刑之中觀於五刑之中罔非在中咸庶中正罔不中聽非天不中於民之中咸中有慶皆無過不及意

賁誓

戰車甲士三人御者居前左執弓矢右用五兵弓矢為長兵五兵為短兵弓一用矢百又有一弓以備損折故詩曰交韔二弓必二弓百矢具足故曰備五兵者

戈殳戟酋矛夷矛建於車右隨所宜用之以金為之故曰鍛唯殳積竹為之為擊兵不主刺此言戈矛總該五兵也礪鋒刃則又總上兩句兼矢戈戟矛言之

凡言常刑者軍律之常於此申言之爾曰大刑曰無餘刑則此誓之權也

秦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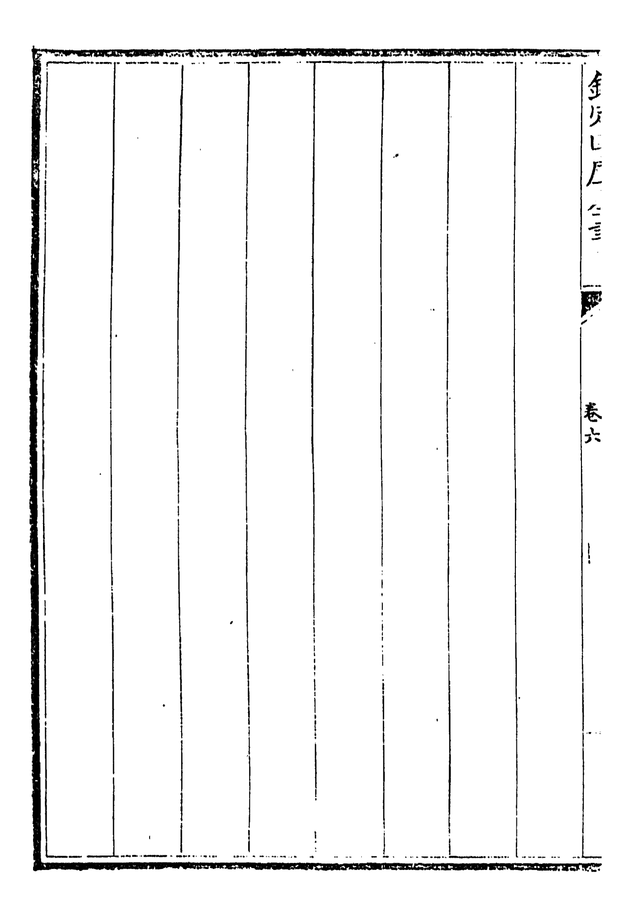
左傳僖三十年晉文公秦穆公同圍鄭鄭人說秦伯秦伯使其大夫杞子逢孫楊孫戍之而還三十二年杞

子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襲遠遠主備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公辭焉使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三十三年秦師行及滑鄭商人弦高遇之以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

備一夕之衛孟明曰鄭有備矣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原軫曰秦違蹇叔以貪勤民不哀吾喪伐吾同姓遂發命遽興姜戎敗秦師于殽獲三帥以歸文嬴請而歸之秦伯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文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侯禦之秦師敗績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史記曰穆公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乃誓於軍曰云云以申不用蹇叔

百里奚之諌故作此誓

商周之書多引夏商之興廢為監商周初興起事之書陳桀紂之惡以告之於衆固宜也至功成治定之後凡所以告戒之辭莫不引之為說葢義理雖人心之所固有又不若指其已然之跡以告之尤為易見○起事數所征之罪以下原闕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盤庚上

盤庚中　盤庚下　說命下

微子

周書

大誥　康誥　酒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康王之誥　畢命

君牙　冏命　文侯之命

引古

周書

周官　呂刑

讀書叢說卷六